



紅與藍之間 桑傑里拉說愛

2009-03-28 記者 陳怡秀 文

g+1 +1

推文

印度寶萊塢電影素來善描繪愛情，導演桑傑里拉班薩里(Sanjay Leela Bhansali)於二〇〇二年所拍攝的《寶萊塢生死戀》(Devdas)，不但是當地最歷久不衰、不斷翻拍的愛情經典，也是台灣印度電影市場早期引進的作品之一，其濃厚的印度文化，更為台灣對於寶萊塢的想像奠定基礎。而二〇〇七年推出作品《魔幻藍詩》(Saawariya)，為與美國新力公司的首度合作，無論在敘事方式或文化根基上，皆做出了調整，也窺見全球化浪潮下印度寶萊塢對於自我定位的摸索。



桑傑里拉班薩里繼二〇〇二年的《寶萊塢生死戀》、二〇〇五年的《Black》，至二〇〇七年推出的《魔幻藍詩》，完成個人生涯作品的「紅黑藍三部曲」，其中紅與藍皆以愛情為主題。(圖片來源：entertainmentwallpaper網站)

悵然時代的濃郁之紅

被列於桑傑里拉「紅黑藍三部曲」之中，象徵濃郁紅色的《寶萊塢生死戀》，結合羅密歐與茱麗葉式的通俗劇情、誇張的表演，長達三小時的歌舞史詩，配有「印度湯姆克魯斯」之稱的沙魯克罕(Shahrukh Khan)與前環球小姐冠軍艾許維亞瑞伊(Aishwarya Rai)擔綱演出，為寶萊塢典型的大製作電影，更是印度影史上斥資最鉅的歌舞片。

改編自小說—印度孟加拉裔作家Sarat Chandra Chattopadhyay於一九一七年所著的同名作品《Devdas》，內容描述望族青年Devdas與商家小姐Paro自小為青梅竹馬的愛情故事，Devdas學成歸國後，本欲共結連理，卻因小人的挑撥離間，使得兩種姓制度使然—Paro家庭雖富裕，卻因父親從商、母親為歌手而階級相懸，只能無止盡地錯身、悔恨。

當悲劇故事揉合進文化因素，感染到觀眾的憂傷便不再只是「為賦新詩強說愁」的感傷，而是脈絡的感慨萬千。也因此，《寶萊塢生死戀》在各個時代不斷地被翻拍。即使現今社會已廢除種姓制度，在較為傳統保守的地區，仍然依循舊習，使得在地人仍從電影中看見大時代下的無奈身影，心領神會的惆悵，自然反應於票房之上。



輕聲呢喃的魔幻之藍

同樣並列於「紅黑藍三部曲」中的《魔幻藍詩》，以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短篇小說《白夜》為本作出改編，透過華麗的拍攝手法，增添了城市書寫的優雅氣息與精緻的異國情調，呈現給觀眾寶萊塢中女主角Paro根據傳統習俗，為遠赴他鄉的心上人點燈，象徵指引回家之路。(圖片來源：網絡)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萊塢另一番不同的味道。內容描述少年Raj流浪到一個不知名的小鎮，他運用自己的歌唱才華，得到了在酒吧工作的機會，開朗善良的個性也獲得了紅燈區中女性們的信任與喜愛。某天他在橋上遇見了一名美麗的少女Sakina，便情不自禁地愛上她，但Sakina卻始終帶著憂愁與疏離感。為了獲得Sakina的信任，他不得不以友情為先，企圖以深情軟化女孩的態度，卻在兩人愈加熟稔之際，他才發現女孩心裡早已有了一個若即若離的心上人。

在付出與等待、欺瞞與坦率、忌妒與放手之間，名為「愛情」的課題等著他們透過親身感受來成長、學習。城市的角落中，時時刻刻都發展著一段段不為人知卻扣人心弦的故事，有些源遠流長成了歷史，有些即使只是輕輕一瞥，依然凝成永遠，而《魔幻藍詩》的故事時間軸雖只延續四個夜晚，依舊旖旎如詩畫。



妓女於寶萊塢電影中往往為主角指引明路的協助者角色，《魔幻藍詩》中的Galabji也不例外。(圖片來源：網絡)

相對於《寶》片，《魔幻藍詩》的故事顯得格外個人主義。片中一開始，彷彿精靈又彷彿說書人的妓女Galabji即以一襲鮮豔的紅衣現身，說明了「故事發生在一個不存在於地圖上的城市」，架空故事中的事、時、地、物，並運用活潑而溫軟的口吻述說這場愛情的由來與發展。場景中出現威尼斯水鄉澤國的情調、亦有如紅磨坊般靡爛華麗的景致，以及傳統的伊斯蘭建築，集結成一股浪漫旖旎的夢幻氛圍。以藍色為主調的夢幻水都，一切似乎都以把觀眾拉近夢境為企圖細心雕琢著，萬事萬物皆隔著一層薄薄的紗向觀眾呢喃輕語。然而這樣的細緻柔軟，卻有被評為一廂情願的疑慮。

《魔幻藍詩》原片名為「Saawariya」，意為「愛人」，而「愛人」不單純只代表著愛人，而是必須跳脫出相愛就必須相守方才功德圓滿的普世概念，即使無法相守也能帶著純粹的愛，懷抱、感受著愛，不求回報，永恆地沉浸在愛裡。《魔幻藍詩》既已抽離掉時間、空間的框架限制，也不存在著《寶萊塢生死戀》中不得不的社會壓力，故事繼續推演的關鍵遂放置在「被愛者」的手中，使劇情的自溺合理化，也因此英文片名採用破題法，譯作「Beloved」，即有幸被愛著的人。

回歸自我 電影帝國的自我探索

於市場面觀看，《魔幻藍詩》的自溺意識乃其來有自。作為與好萊塢的初次合作，文化的複雜性與地域條件顯然被刻意剝除，取而代之的是將故事癥結點回歸到「個人選擇」，目的是讓更多人能透過設身處地達成共鳴，也顯示出該片的國際化企圖。即使仍有大部分人認為劇情略顯單薄，但從藝術面而言，導演於畫面上的細膩經營仍不亞於前作，每一瞬間的精細雕刻，宛如動態畫作，仍是可觀之處。

同樣的導演與攝影的華麗技法，卻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情調——《寶萊塢生死戀》展露著赤誠的熱情、對傳統體制不滿的革命情懷、朱門酒肉臭的反諷，以及衝突不斷的熾熱，紅色般激昂地歌詠愛情，卻還是只得黯然走進死胡同；《魔幻藍詩》猶如一首城市抒情詩，在月夜底下不安湧動的憂傷與純粹，將公式化的歌舞轉移成近乎於意識流的吟詠，嘆息、狂喜、罪惡、心痛，都帶著靛藍色調的不切實際，化為一句一句的獨白。兩部電影各有擁護群眾，但印度寶萊塢究竟該往哪個方向走，這個世界產量最大，卻仍以自銷國內為最大宗的電影帝國，仍持續摸索中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